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维吾尔族研究点滴

依不拉音·穆提义 著

新疆人民出版社



依不拉音·穆提义：维吾尔族，1920年生于吐鲁番。研究员。1935年由乌鲁木齐塔塔尔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西亚大学行政权力系。1937—1949年分别在省立师范、语文学校和新疆学院任教。1949年在中央民委参事室任参事。1951—1978年任民族出版社维语室主任。1978—1998年在新疆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参与《五体清文鉴》维吾尔文部分编译工作；任《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译本主编。2008年在《突厥语大词典》千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荣获最高荣誉奖。2007年出版个人专辑。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编委会

一、编辑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委员：吴福环

副主任委员：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

委员：苗普生 张运德 阿布都热扎克·沙依木 库兰·尼合买提
刘仲康 潘志平 董兆武 田卫疆 齐清顺 王 宁 马品彦
郭泰山 刘国防 阿不都热依木·哈力克 阿班·毛力提汗
米娜娃·阿不都热依木 白 莉 艾比布拉·阿不都沙拉木
李晓霞 木拉提·黑那亚提 李树辉 宋建华 柴 林

主编：吴福环

二、办公室组成人员名单

主任：李行力

成员：王 磊 古丽巴哈尔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维吾尔族研究点滴

依不拉音·穆提义 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XT0-1080012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维吾尔族研究点滴 / 依不拉音·穆提义著.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11.7
(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文库)
ISBN 978-7-228-14348-1

I . ①维 … II . ①依 … III . ①维吾尔族 - 民族历史 - 研究 - 新疆 IV . ①K28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2500 号

责任编辑 贺 灵
整体设计 王 洋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991)3652361
印 刷 新疆八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mm 1/16
印 张 15.12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 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序

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责。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人类文明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疆地处祖国西北边陲，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发展前景美好。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快速变迁的今天，新疆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离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也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新疆社会科学院正式挂牌成立于1981年，而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疆社会历史调查组、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室、70年代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委民族研究所等机构。长期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新疆改革开放及社会稳定大局，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社会田野调查和系统精专的学术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社会科学院的科研人员，踏遍天山南北、绿洲草原，身影留在农家小院、牧民毡房、工厂车间、学校课堂、兵团连队、军营哨所，查阅和整理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图书档案，撰写调研报告，发表学术论著，领域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新疆历史、社会、政治、法律、经济、民生、民族、宗教、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文学艺术、文化以及新疆周邻的中亚等国际问题。几十年来，这些研究成果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府决策起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一项

艰苦的脑力劳动,几十年“冷板凳”,几十年“爬格子”;身居陋室,心怀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春蚕吐丝,似蜡烛燃烧。这些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几十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几代专家学者出版了数百上千部著作、数万篇论文和研究报告,其中蕴含着他们的心血和赤诚。他们是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以及改革开放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见证人。2008年,新疆社会科学院决定支持和资助院里具有正高职称(研究员、教授)的专家学者每人出版一部文集,先从离退休专家学者做起,逐步扩展至在职者,每人从自己毕生发表的大量论文中精选数十篇代表作,结集成书,经新疆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审核通过后付梓出版。每一部文集都是作者辛勤耕耘的结晶和智慧的阐发。阅读这一部部文集,我们可以看到每位作者的学术历程和进步,也可以从中看到新疆几十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历程。这套文库的出版,是多年来新疆社会科学院专家学者科研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现,是奉献给社会的一批精神财富。同时,这些成果对于年轻研究人员来说,也是一套富具价值的学习资料。

我衷心祝贺这套文库的顺利出版,并祝愿新疆社会科学院不断推出更多更新更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从而为推进新疆的跨越式发展、社会长治久安以及各民族文化和谐作出应有的贡献。

吴福环(新疆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博士)

2010年10月10日

前　　言

本书的作者是我国知名的维吾尔族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他于2010年1月13日在其九十寿辰前夕不幸与世长辞。

作者生于1920年，少年时就读于乌鲁木齐市塔塔尔学校，1935年考取新疆公费赴苏留学，在塔什干国立中亚大学攻读行政法学。作者一生为社会服务六十余年，工作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底至1951年，作者分别在新疆省立师范、新疆警官学校、新疆学院、新疆语文学校、北京大学东语系任教，教授过教育学和维吾尔语等。曾任新疆学院副院长和语文学校校长。第二阶段是1950年至1978年，分别在中央民委参事室任参事，民族出版社维文编辑室主任，以语言翻译实践和译、审为主。第三阶段是1978年后至1998年，分别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委会、新疆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做语言研究工作，任过副所长。作者曾被聘为三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曾任过自治区政协委员、常委，中国突厥语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亚研究会名誉理事，新疆语言学会副会长，新疆翻译协会名誉理事，新疆地名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新疆分会顾问等。

作者对突厥语研究兴趣产生于在塔塔尔学校学习时期，在大学里有机会学习俄语、乌孜别克语后这种兴趣越发浓厚。后来作者又自学了汉语。通过这些语言工具掌握了普通语言学和突厥学丰富的知识。在突厥语研究实践中，作者用亲属语言对比研究方法，又掌握了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喀拉卡尔帕克语、土耳其语、古突厥语等语言，使自己具备了突厥语研究的基本素质。

作者在解放前的十余年教学生涯中，曾编写出现代维吾尔语语法、句法、修辞学一套三本的维吾尔语文较系统完整的第一部教科书（由当时的警官学校印刷出版），并在新疆日报发表过数篇有关突厥语研究的论文。其中有些曾被译成汉文发表。在我们着手编辑作者第一本论文集时（1989年），西北民族学院李老师就将其珍藏多年的、内有作者一篇被译成汉文的

《突厥语文史略》之论文的南京《现代》月刊(1949年2月)寄给了我们。虽然作者本人认为那时所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是向各界介绍这一领域研究概况,无需收集在论文集中,但当时《现代》月刊杂志编者对作者的评价则是:“穆氏为维吾尔族很盛誉的青年(那时作者才29岁——译者)学者,对中亚及新疆以及中华史均有深湛之研究……。精通俄文,维文及国文,……本文所撰综述突厥语文之流派及突厥语文之进步甚详,翔实精确,诚为不可多得之佳作”。

由于作者掌握了一定的比较语言学的知识,并实践于突厥语研究之中,1949年以新疆代表团翻译的身份参加第一次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联合会大会,他灵活地运用了突厥语音对应关系,使其译文语言达到操突厥语的各国代表都能听懂的程度,从而解决了缺少翻译的困难,深得周总理器重,被留在中央民委参与民族出版社筹建工作。至1960年这十年间作者的研究实践转向以语言翻译、审定为中心了。早在1950年作者翻译的毛主席的《论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就出版了。为了能高水平地将马列、毛泽东著作译成维吾尔文,作者在这一阶段重点在正字法、语言对译、文学标准语及专用名词术语方面做了一系列探讨。五十年代由中央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党和政府的各类文件和毛泽东著作维译本及所编辑出版的维文书籍,都可算作作者主持下的成果。在这期间作者曾参加了《五体清文鉴》的出版工作,任维吾尔文部分编辑。此书曾为新中国在国际上获得的第一个出版金奖。在此期间作者就有出版《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语版的打算,也着手做了人员上的调配工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

至今仍令许多人十分惋惜,这样一个有才华、有为的维吾尔族第一代突厥语言的研究人员,由于“左倾”路线的破坏,其出成果的黄金年华竟被耽误了十八年之久(1960—1978年)。然而,这坎坷的经历并未使事业心极强的人消沉,就在那刑满释放待业的灰暗年代里,作者仍无偿地想方设法翻译了第一部农机教科书、宗教和其他书籍。在这段待业期间(文革后期),他不顾当时社会的歧视,仍然上书要求开展《突厥语大词典》维吾尔文翻译工作,遭到惩罚,下放到库尔勒。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中国大陆重新复苏,1978年作者的冤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作者长期以来的宿愿得以实现,获得了久盼的担任经典巨著《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译本出版的主编工作的机会。1984年这部名著三卷本维吾尔文版全部出齐,并获得了新疆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受到国

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在此项研究中,作者与其得力的工作同伴米尔苏里唐·乌斯曼诺夫一同通过多次调查研究,澄清了《突厥语大词典》的作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生平、故乡和陵墓之谜。并在此期间重新站上讲台作了不少学术报告及写了不少论文。可以说作者在接近退休年龄才获重新复出之机会,在晚年他在我国祥和的学术环境中硕果累累,基本上圆了他一生的学术之梦。

在1990年出版的第一本论文集的基础上,2007年在病榻上的作者见到自己第二本论文集时十分激动。这本令作者激动的论文集收集了作者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六十岁后的论文三十余篇,许多是根据其所作学术报告整理出来的。遗憾的是作者有些极受欢迎的学术报告没有被录下来,诸如:《维吾尔文书法史》、《关于古代维吾尔语和古代维吾尔文学》的第二部分等极有研究价值的报告,由于作者在作报告时只是写了个简单的提纲或几个标题,靠自己平时积累的知识临场发挥讲述的,没有录音就无法整理成论文。至于这些论文内容,一部分已译成汉文编入此集,更多内容在《通过毕生的奋斗竖立的丰碑》中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阿米娜·阿帕尔已做了十分详尽的介绍。

另外,在此集中只来得及译了二十余篇论文,在这里特别要对王一之先生表示感谢!他能在八十高龄,要照顾卧床八年的老伴的情况下,还抽出时间帮助翻译了《论诗歌语言》、《阿不都拉·托卡依与维吾尔新文学》两篇论文,并审阅了全集。让王一之先生参予本文集的汉译也是作者本人的遗愿,作者在九泉之下也会为此感到欣慰的。在此我还要对所有译过、整理过作者论文和在出版过程中给予了大力帮助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者的女儿:哈力达·穆提义

2011年1月11日

注:此书中除了《古代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因回鹘文引文没找到原文,没能用本书音标,按原译文音标外,其余的维文引文全用以下音标:a, ə, o, θ, i, e, u, v, b, p, m, f, d, t, n, l, g, k, x, j, ç, z, c, s, q, ʃ, h, r, ɒ, ŋ, w, y。

目 录

序 吴福环(1)

前言 (1)

第一部分 关于作者

通过毕生的奋斗竖立起的丰碑 (1)

第二部分 关于《突厥语大词典》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和他的名著《突厥语大词典》 (11)

关于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的故乡、生平和墓地 (13)

论《突厥语大词典》中的主要文学语言——哈卡尼耶语 (29)

《突厥语大词典》及其相关问题 (36)

第三部分 关于语言学

突厥语在阿尔泰语系中的位置及其分类问题 (47)

古代丝绸之路在中亚地区的三个重要民族及其语言 (61)

维吾尔人名姓氏问题 (75)

论诗歌语言 (86)

在突厥语研究领域中我们面临的任务 (110)

塔克拉玛干周围的若干古城地名溯源 (117)

察合台文学语言在维吾尔语言发展史上的位置 (126)

加强“语言美”的教育,反对语言的“污染” (137)

第四部分 关于翻译

关于翻译理论问题 (142)

古代回鹘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 (153)

关于龟兹著名翻译家鸠摩罗什的翻译方法 (165)

第五部分 关于文学

愿柏孜克里克精神更加发扬光大 (167)

论维吾尔民间口头文学中的神话 (179)

英雄史诗《江格尔》中马的形象 (186)

阿不都拉·托卡依与维吾尔新文学 (198)

第六部分 其他

关于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 (210)

维吾尔皈依伊斯兰教初期的伊斯兰马德拉莎 (214)

回忆挚友尼合迈德·蒙加尼 (228)

通过毕生的奋斗竖立起的丰碑

——为学者、著名的语言学家伊布拉音·穆提义

先生九十寿辰而作

阿米娜·阿帕尔

现代维吾尔语言学家和文化研究的著名先驱者之一、权威的导师、深受尊敬的社会活动家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于2010年1月13日,在其富有成果的一生中即将迎来九十寿辰前夕不幸去世。我们的人民,包括文化界深为失去在此领域中博学资深的、富有经验的、将毕生奉献给自己事业并做出了不可磨灭业绩的学者而沉浸于哀痛之中。学者于1920年5月1日出生在历史悠久、有许多世界文明古迹的、绿洲中的吐鲁番市。他1928至1935年就读于乌鲁木齐市塔塔尔学校,1935至1937年就读于塔什干国立中亚大学行政管理系。他在此期间,深刻地体会到我国文化,包括历史悠久的维吾尔文化、语言和历史在世界语言学及突厥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将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推陈出新的重要性。因此,他格外珍惜这宝贵的学习机会,在扎实地完成自己的专业学习之外,同时刻苦攻读了俄语、乌孜别克语和塔塔尔语,并开始关注中亚及突厥学方面的国际研究成果。

具有不断学习和探索精神的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在回国后又自学了汉语、土耳其语和英语,为学术研究更全面的积累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学者深入钻研了国内高水平的学术权威有关中亚,特别是维吾尔历史、语言和文化研究的历史资料,以及勤劳智慧的维吾尔人民有史以来在中亚和塔里木河流域绿洲创造出的光辉文化典籍和文学遗产。对国际学术界十九世纪中叶以来开展的针对中亚、突厥语言,包括维吾尔语研究具有权威性的尼·依·伊勒敏斯基、阿·瓦姆毕利、维·拉德罗夫、维·托姆森、格·拉

克维提、格·拉姆斯提特、斯·依·马洛夫、克·布罗克尔曼、阿·拉叁宁、柯·坡辟、阿·冯加班、阿·巴斯卡科夫、格·亚宁、热希特·热合买提·阿拉特、莫·莎克尔·乌利克塔西尔等学者在突厥语和维吾尔语领域的研究成果作了全面、系统的了解。在此过程中,学者一方面为我们具有能引起世界学者们注目的辉煌文化历史和古代语言—文化文献感到无限自豪,另一方面又十分遗憾地感到作为此文化及语言文献的传承者在这方面研究起步已经太迟了。

伊布拉音·穆提义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及民族语文政策的鼓舞下,更加精神振奋,在教育界、出版界和社会科学界工作过程中,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学术研究,把古代和现代维吾尔语作为研究重点,将它与国内和国际上著名学者的研究过程及成果接轨,突出社会实践和地域特点,使研究工作生机勃勃,得到进一步的创新与提高,在培养和引导接班人等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

先生知识丰富全面,学术思维敏锐深刻,掌握多种语言,因之其研究视野也非常广阔,涉及到突厥语及其分类(分类法)、维吾尔语言的历史和发展阶段、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语言和文字、古回鹘语文献、哈卡尼耶语、察合台维吾尔语、现代维吾尔语、古典与现代维吾尔文学,包括民间口头文学、古典和现代翻译学和理论、古代地域名称、古代民族——氏族关系及其语言文字与宗教等等学科。这些研究在突厥学研究中都是大课题。作为一个严谨的学者,他在这些方面的学术成果水平高,引证及信息来源广,且相当全面。在这些方面的研讨中,对应肯定的和应反对的,以及被研究实践推进了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明确。例如:学者在《我国的突厥语及其学术研究》、《维吾尔语发展史的分期问题》等论文中介绍了从我们十一世纪维吾尔语言学家、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开始迄今国际上从事突厥语分类研究的近三十名学者,列举了他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的学术成果,对其中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指出:“麻赫穆德将被自己称为‘哈卡尼耶语’、‘突厥语’、‘古代回鹘文学语’的语言与其他突厥语言从语音学、形态学方面进行了比较,阐明了那一时代存在的许多突厥语言和方言的特点,第一个为突厥语言进行了科学分类,因此,他是世界比较语言学的首位奠基人,对这一点许多突厥学家都有共识。”^①

^① 《伊布拉音·穆提义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第108页。

学者归纳了此后著名突厥学者按麻赫穆德·喀什噶里首创的语言分类的科学方法所取得的成果，并指出：“突厥语分类的科学方法是——依照突厥语民族和语言形成的历史及语言之特点来分类。”^①学者还对在突厥语分类方面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尼·阿·巴斯卡科夫观点中正确的方面予以肯定的同时，对其无视佛教文献中的回鹘语和《突厥语大词典》及《福乐智慧》表达的哈卡尼耶维吾尔语具有的共同特点，并将它们分开来看的观点表示不认同。

学者在论述维吾尔语言发展史的阶段划分问题时，陈述了许多人赞同的巴斯卡科夫有关突厥语阶段划分：阿尔泰时期、匈奴时期、古突厥语时期、中世纪突厥语时期、新突厥语时期、最新突厥语时期（现代）等后讲到：“有些突厥语言只经历过其中的一部分时期，而有些突厥语言这些时期都经历过，维吾尔语则可算作是经历过以上所有时期的语言之一……这个时期的（阿尔泰时期）语言是突厥语最古老时期的语言，这个语言与现代的任何一种突厥语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从此时期的……乌古斯（oquz），萨拉古尔（saragur），阔特古尔（qotbur）这些部落名称中可以看出是后来的吾古尔（oqur），回鹘（uygur），乌古孜（oquz）等民族名称的起源。由此可看出‘维吾尔’这一名称的根源可追溯到阿尔泰时期。‘维吾尔’这一名称在汉语历史文献中也是在最古时期就开始被引用的（虽有不同汉字的音译如韦纥、乌纥等——译者）。”^②

学者在论述维吾尔语言的历史连贯性时说：“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古代突厥语’（鄂尔浑—叶尼塞），‘回鹘语’和‘哈卡尼耶语’都属于突厥语，它们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共同文学语言区别很小的阶段而已……《突厥语大词典》的基础语言是在古回鹘语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学语言。这个文学语言一方面继承了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鄂尔浑—叶尼塞文学语言和古回鹘语的语音、语法和词法方面的财富，另一方面，将突厥语在十一世纪的发展成果都集中起来，为后来的文学语言——察合台文学语言奠定了坚实基础。我们都知道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将东突厥语（也就是喀什噶尔语）作为文学语言的。因此，‘察合台文学语言’与在此之后发展成的‘现代维吾尔语’是‘哈卡尼耶语’的自然沿续和法定继承语

① 《伊布拉音·穆提义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维文版，第73页。

② 《伊布拉音·穆提义论文集》，民族出版社，2007年维文版，第155—156页。

言。将麻赫穆德·喀什噶里在《突厥语大词典》中渗透始终的文学语言形式与现代维吾尔语及其方言仔细对比过的任何人都会发现这个事实。在《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语版出版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这一点”^①。而且对此例举了语音、词法、语法方面的语言实例进行对比如分析。

学者的《维吾尔语词的重音及短语的语调》、《维吾尔人的人名与姓氏问题》、《加强语言美的教育,抑制语言的污染》、《维吾尔语言应研究的问题》、《突厥语研究领域中我们面临的任务》等学术成果陈述了维吾尔语言、突厥语言在语言学方面的重要内容及摆在我们面前的值得阐明的问题。

《古代维吾尔语和维吾尔古典文学》、《属于古代回鹘语诗歌的术语》、《维吾尔口头文学中的民俗问题》、《关于维吾尔口头文学中的神话》、《论阿布都哈里克·维吾尔》、《阿布都拉托卡依与维吾尔新文学》、《英雄史诗江格尔中的马的形象》等学术成果中,阐明了维吾尔文学的理论问题,而且也介绍了新疆其他少数民族优秀的著作,并指出了进行文化交流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

《古代维吾尔翻译家僧古萨里评述》、《高昌回鹘汗国时期对回鹘文学发展作出极大贡献的语言学家、翻译家和学者代表坡尔塔克稀特·卡玛瓦吉克》、《关于库车(龟兹)翻译家鸠摩罗什的翻译方法》、《论翻译理论》等学术成果将维吾尔古典和现代翻译工作中的光辉典范深情地进行了介绍。对他们的翻译实践进行了研究,总结了他们的宝贵经验和理论。与此同时,对维吾尔民族自古以来就有通过翻译工作进行文化交流,互相学习,互相促进的传统并对这一传统历史之悠久、根源极深远作了全面的说明。

总的来讲,学者在学术生涯的黄金时代,受到“左倾”路线的打压,历尽了千辛万苦,他仍以乐观、无所畏惧的精神在学术海洋中捞寻珍宝,写出了三十多篇内容丰富、水平很高、具有国际水准的论文献给了我们的人民(学者的其他学术成果、社会生活、社会活动在论文丛书中都有,在此就不一一介绍了)。

学术是不分国界的,对我们来讲,毕竟国际上突厥学和维吾尔学研究早于我们,范围也大于我们,并且已具有一定规模。因此,我们在此方面离不开先要了解国际上的研究成果,这是学术研究方法中明智的要求。伊布拉

^① 《伊布拉音·穆提义论文集》,第176—179页。

音·穆提义先生在上述论文、学术报告、意见观点的陈述中,除了将我国在这方面的丰富信息资料周全加以引用阐明自己观点之外,也为我们留下了俄国、欧美、阿拉伯、伊朗、土耳其的颇有参考价值的丰富的信息。

二

学者伊布拉音·穆提义为人类文明的瑰宝、百科全书式的《突厥语大词典》现代维吾尔文译文的问世及有关麻赫穆德·喀什噶里生平、故乡与陵墓的研究所作的闻名于世的贡献是值得永远记取的。

众所周知,伟大的学者麻赫穆德·喀什噶里是世界学术界的导师,中华民族的骄傲。他唯一的传世之作《突厥语大词典》(下面称《词典》)是创造于千年之前维吾尔及突厥语系人民文化和科学发展形象的辉煌的里程碑。

非常明显,这唯一的传世之作不仅是一个语词词典,还是维吾尔与突厥语民族语言学各方面丰富知识的总汇,同时也是反映中世纪中亚历史的、文化的、社会思想体系的、社会状况的取之不尽的知识源泉、无价瑰宝。

我们对《词典》探索的伊始可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1915年—1917年由土耳其的克里斯利·里弗埃特先生照原书交付铅印版本是被三十年代在土耳其、印度、埃及、伊朗等地进行学术研究的文人阿布都喀德尔大毛拉等爱国宗教文人学者们带回国的。虽然当时他们也曾开始了这部宝贵著作维吾尔文翻译工作,但在那暗无天日的万恶时代是不具备完成这一工作,使之得以面世的条件的。此后,在喀什噶尔宫廷马德拉莎直接接受过阿布都喀德尔大毛拉亲自教导的,对《词典》进行过深刻钻研的依司马依勒大毛拉于1945—1946年间在塔城开始了将《词典》从阿拉伯语译成现代维吾尔语的工作,在1950年初译毕将那第一次译稿交给了有关部门。在此之后,还有维吾尔语古典文学专家,阿拉伯语专家穆罕默德·彦孜先生与阿赫买提·孜亚依先生合译了第二次译稿,历史学家乌依古尔·莎依然先生与阿拉伯语专家麦买提·莎来依先生的第三次译稿,这些成果都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问世。在“文革”中,所有译稿都被毁。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学界迎来了又一个春天,繁荣科学,尊重专业人才,以及为他们创造了能够发挥各自作用的条件,为此筹建新疆社会科学院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并将《突厥语大词典》和《福乐智慧》现代维吾尔语和汉语翻译工作正式列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这个光荣